

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时而变大,时而变小。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也是我们在这一生中最难割舍的情。它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世间的温暖,让我们学会了爱与被爱。

外婆的爱是我这一生中最难以割舍的爱,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爱,是我这一生中最想留住的爱。外婆的爱是悄无声息的,幼时的我还不懂什么是爱,便一直浪费着外婆对我的爱,直到高一下学期时,父亲突然帮我请了半天的假,来学校接我回家,平常一脸笑容的父亲变得一脸严肃,这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这惶恐一直伴随着我,到家也没有安心,直到亲戚们带我进外婆的房间里,这一路的惶恐得到验证。

从小疼我爱我的外婆此刻正虚弱地躺在床上,连向我招手的力气都没有。但我印象里的外婆都会坐在家门口盼着我回来,拉我去找好吃的,带着我去小卖部买妈妈不给吃的辣

条。我想不明白,才短短一个月,我的外婆怎么变成这副模样。

我站在外婆房间的门口处,一直在做思想斗争,我还是始终不愿相信这个事实。但我只能在亲戚们的百般催促下,跨出了沉重的第一步,接着是第二步、第三步……短短几米的路,我感觉这是我一生中走过最长的路,我希望这条路的尽头是一个健康开朗、正在向我招手的小老太,而不是那个虚弱到抬不起手的小老太。我想,这个小老太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呢!看到我站在外婆的床头下、亲眼看到小老太虚弱的样子,我才从震惊和难过中缓过来,接受了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小时候调皮,到了吃饭的时间还在跟小伙伴们玩耍,外婆便拿着饭边喊着我的名字边问路人我在哪里,那时的我即使听到了外婆的叫唤也不情愿回应。而现在,我拿着碗,边叫外

藏在细节里的爱

文 | 牙丽娜

婆边喂她吃饭,外婆的饭不是饭,是奶粉,因为外婆已虚弱到吃不下饭。回想起小时候外婆叫我,我还假装不答应,现在想起来可真是后悔。我的外婆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老太,她不仅仅是我的外婆,她还是我的老师,她会教我写字、画画,教我做人。她还是我的好朋友,她会和我一起玩过家家,会和我一起跳绳,会和我一起吃妈妈不给吃的辣条。外婆就是这一生中最敬爱的人。

六岁的我那时很傻,当时学校里盛行一种很好玩的藏画书,几乎人手一本,而我因为零花钱早就花完了而买不了,于是我便想到了一个办法骗钱,说好听一点就是借钱,而这个倒霉鬼便是我的外婆。星期五放学回家,我便骗外婆给我三十块钱去买

书,而粗心的外婆也没在意,给了我五十块钱,三十块钱去买书。二十块钱拿去学校用。终于,我买到了心心念念的藏画书,而那个藏画书也不是很贵,五块钱一本,我一口气买了六本。回家外婆便问我买到书了没有,拿出来给她看看,而我也只好红着脸拿出藏画书给外婆看,外婆知道这书不是用来学习的,而是用来玩的,看了看什么都没有说。转身便从衣服口袋里拿出钱数了数钱,一边念叨着:“钱够不够啊!钱够不够啊!”而我只能红着脸看着外婆走远。直到现在才知道,外婆给我那个买书的钱是她自己的钱,不是爸爸妈妈给她的钱,爸爸妈妈给她的钱早已被我花完了。没想到这个小老太把我瞒得这么深,也这么爱我。

父亲帮我请了半天的假,到了晚上五点,我回到学校,但我的心始终惶恐不安,回到学校的这个星期因为

是要进行期末考试,所以不能请假,而我也只能把惶恐咽回肚子里,好好备战考试。直到考试最后一天下午,我打电话叫爸爸来接我,爸爸那边声音嘈杂,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哭泣的声音,我着急地问爸爸是不是外婆去世了,爸爸答非所问,而我的心里也早已有了答案。强撑着把试考完,回到家,再一次印证了我内心的猜想。

我最爱的外婆离我而去了,而我因为考试错过了与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捏巴的小老太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后来,我把头重重地磕到地上,外婆还是比我短,因为她的爱藏在细节里悄无声息。

(作者为天峨高中 2224 班学生)



在目光尽头

文 | 杨慧琴

一双眼睛注视着茫茫夜色中的一个方向,坚定而又执着,她呢喃的是目光尽头的方向。

——题记

二〇二〇年的夏天阳光很热烈,在即将进入初三的关键时期,我稍有叛逆。暑期爸爸为了让我能考上个高中把我送去金城江一个补习班。上车前爸爸用严厉的目光扫了扫我,似乎带着些恨铁不成钢的意味。我不满地应了一声,坐上车把车门重重一关,叫师傅快些开车,爸爸似乎想说些什么但还没来得及开口,我摇上车窗,随车子扬长而去。那时爸爸的目光也慢慢拉长了。

到了金城江,我寄宿在三叔家,三婶是补习机构的老师,我就在她的班补课。不得不说这次补课之旅教会我许多,关于生活、自我、理想、家庭……我也逐渐收敛起自己的脾气反思自我,明白自我的渺小与不足。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晚饭后三婶带我两个妹妹去白马街散步,晚风吹得人燥热,我们从人声鼎沸的街道、各种各样的店铺、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步行的路人中走过,其中我注意到一个女人。当时,离得很远只隐约看见她在走直线,而且是来回走,也许是在表演什么杂技吧!她的同伴可能就在不远处,配合着她表演。我并不是很在意,忽然一眼很快把注意力放在小妹妹身上。小家伙极其活泼,圆圆的小脸泛着潮红,眼睛四处打量十分快活,小脚蹬蹬地跑去追妈妈头顶的小辫,一晃一晃的。三婶手里抱着她的小妹妹无暇顾及她。

“阿琴,你看着她。”我追上小家伙牵住她的手,小家伙不再追妈妈而是调转方向朝玩具店跑去,我使劲抓住她多次哄骗才让她放下玩具。室外实在太热了,我们去商场吹足了冷气才往回走。小妹妹闹着要三婶买冰淇淋,我则在原地等。恰好离刚才看见的女人不远,心下无聊决定去看看她的“表演”。

走近一点我发现只有她一个人在那里沿着一条直线来回走,根本没有同伴。天气很热,女人却穿着一件反季的长袖

和马甲,我很奇怪这是什么表演方式,路人都不曾为她停留驻足欣赏。也许只有我这种无聊透顶的人才会注意吧!

我决定仔细寻找出她“表演”的真正趣味。因为我在新闻媒体曾看到一名艺术家在城市人流量最多最繁华的地方摆上两把椅子,邀请路人来休息体验“快节奏中的慢生活”,这被称为行为艺术,也许这女人是一位艺术家呢!这想法令我兴奋不已。

我仔细观察那女人,她的头发中已掺杂些银丝,只有些许淡黑,脸上是岁月留下的沟壑,她目视前方有坚定也有些迷茫,她的眼中有些光点在闪烁,嘴里呢喃着什么,像个施咒的巫女。我正准备靠近些,身后传来三婶的声音:“阿琴回家了。”说着三婶递给我一支冰淇淋,我接过后牵起妹妹的手跟在三婶身后,但我的视线没有离开女人。当我与她擦肩而过时我瞪大眼睛。女人嘴里呢喃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泪水从她眼中不断滚落时不时几声抽咽。我停下来叫住三婶,指了指那个女人说:“我们要不要帮她?”三婶说妹妹困了明天她要上班,我要上学,巡警会发现她的。三婶的语气不容拒绝,我只能点头。走远一些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女人的方向。她仍在反复走直线,目光仍看着一个方向,路人仍没有为她停留。

到江边小桥时我看着江边的水与夜色融为一体,没有一丝亮光。我问三婶那女人会回家吗?

三婶抚了怀中的小妹妹轻声说:“我已经见过她好几次了,她会回去,只不过是家罢了。”

江边又吹来一阵风,但我的心不是那么欢快。我回到家用叔叔的手机拨通了爸爸的电话,只是“嘟”了一两声那边就传来爸爸的声音:“桂啊,是阿琴又不听话了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爸爸又着急道:“她生病了?你怎么不说话?”

这时,我才开口:“喂……爸,是我……”

(作者为天峨高中 2202 班学生)

珍藏在心中的记忆

文 | 杨彩金

时光如驹过隙,我坐在教室里的一角,看着窗外的桂花树,娉婷而独芳。阵阵微风,好像从幽远的山谷而来,将记忆的灰尘逐一吹散。一片树叶随风起舞,掉进回忆的流年里。

一个清晨,和煦的阳光透过窗户,细细碎碎的阳光洒在空气中,空气飘散着阳光的味道。我睁开惺忪的睡眼,阳光照在清晨的田野里,是如此美好。

穿好衣服,一番洗漱。我来到父亲的书房,书房传来父亲熟悉的读书声。父亲的读书声似有魔力,引领我走进经典的殿堂。我推开房门,蹦蹦跳跳地向父亲怀中奔去。父亲抬头看着我,亮晶晶的眼睛,泛着暖暖笑意,好像两方潋滟的湖水,泛着金玉般光辉。

“今天想读书吗?”父亲浑厚的声音响起。

“想!”我乐滋滋地回应道。

“那一下吃完午饭一起吧?”

“好?”

午时的阳光灿烂,天空中有极淡极淡的云彩浮动。父亲右手牵着我,左手拎着小板凳,下腋夹着书,走到庭外的那棵大树下。我坐在父亲的腿上,父亲的右手环住我的腰,左手将书竖立在我的前面。树荫在酷暑中一点点地编织着清凉。我听着父亲为我讲解的孔孟之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虽听不懂,但乐得不亦乐乎。斜阳为老树披上了金装,父亲才牵着我往家中走去,门后的母亲,早已等候好

久了。

那时我七岁,父亲读的书是馈赠给我最快乐的时光。时光流逝。父亲亮晶晶的眼镜架与他脸庞不太相称的眼睛。皱纹也顽皮地爬上了父亲的眼角和脸颊。但十年如一日,父亲仍然热爱读书。

那个曾经被牵手的七岁小女孩。变成了十七岁亭亭玉立的姑娘。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热爱读书,热爱文学。

父亲仍爱给我讲解孔孟之道,书房也焕然一新。我和父亲经常坐在书房中读书、学习。母亲笑称我们一个是宅女,一个是宅男。两年前,父亲因病而离开。我时常坐在父亲坐过的那张书桌前,翻动着父亲常给我读的书,泪水常不可抑制地溢满眼眶,滴落的泪水,打湿了父亲钟爱的书。

父亲最爱诗人但丁说过一段话:“语言是工具,对于我们之重要,正如骏马对骑士的重要,最好的骏马适合于最好的骑士,最好的语言适合于最好的思想。”从中我知道父亲对语言的热爱和敬畏。如今父亲正是一匹骏马驰向天际,但这段话继续指引我追寻世间最美的语言!

(作者为天峨高中 2201 班学生)

偶遇

文 | 岑汉珠

难以入睡的夜,偶遇一场日出
他说,许久未曾见你,想见一见
落下的时候你还在
想叫你起床时却找不到
为什么来到这里,不打声招呼
是啊,为什么来到这
不敢告诉你,是怕自己流泪
到头来,还要麻烦你拭去泪痕
渐渐,白云遮住晨曦
我沉沉睡去,不再思念

清冷街边的角落,偶遇一阵清风
带来了什么?我问
果院一次次黄透,烂在树下的枇杷
园前一颗颗落下,无人拾取的核桃
坡上一粒粒饱满,不被采摘的野莓

用什么装来的?我又问
家里结了许多蜘蛛网
什么时候回去?我再问
等你一起,一起去看看
我沉默着,不再思念
不经意间抬头,偶遇一片晚霞
许久未曾见过了,我说
她一直羞红着脸不说话
怎么了?突然来找我
她变换着几缕云彩牵起我的手
要我回去啊,可我不能走啊
缓缓松开她的手
无措地注视着我,眼好似盈满了泪
欲言又止的模样,惹人怜惜
我重重低下头,不再思念

深夜倚靠在阳台,偶遇一轮圆月
月光清冷,顺着晚风入喉
哽咽着胸腔
我想你了
我也想你了
颤抖着身子,肩膀耸动
别哭。我一直都在
没有,是风太冷了
双眼蒙蒙着望向熟悉又陌生的
方向
我一直在眺望,永远思念
我的故乡

(作者为天峨高中 2304 班学生)